

集部

蜀

法正與劉璋牋

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右不明本末必並歸咎蒙耻没身辱及執事是以捐身於外不敢反命恐聖聽穢惡其聲故中間不有牋敬顧念夙遇瞻望悢悢然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於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愚闇策薄精誠不感以至於此今國事已危禍害在速雖捐放於外言足憎尤猶貪極其所懷以盡餘忠明

將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為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於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違信黷誓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選趍求順耳悅目隨阿遂指不圖遠慮為國深計故也事變旣成又不量强弱之勢以為左將軍縣遠之衆糧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日相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别屯日自零落雖下雖萬兵皆壊陣之卒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之戰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量者今此營守已固穀

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遂多所供
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空爾相守
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犍為界分
平資中德陽三道並侵將何以禦之本為明將軍計者
必謂此軍縣遠無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荆州道通
衆數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李異甘寧等為其後繼若
爭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此全有巴東廣漢犍為
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益州所仰

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為亂者十户而八若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又魚復與關頭實為益州禍福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並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並進已入心腹坐守都雒存亡之勢昭然可見斯乃大畧其外較耳其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愚猶知此事不可復成況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數哉旦夕偷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圖莫肯盡心獻良

計耳若事窮埶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戶展轉反覆與今

計異不爲明將軍盡死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

獲不忠之謗然心自謂不負聖德顧惟分義實竊痛心

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爲可圖變

化以保尊門

吳

張紘授子 紘爲孫權長史後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靖留牋曰

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脩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

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釁巧辯緣間肱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序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

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時年六十卒權省書流涕

諸葛恪諫齊王奮牋時權薨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濵兵馬之地徙奮於豫章奮怒不從命又數越法度恪上牋

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内皆為臣妾仇敵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葢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彊輙為不軌上則幾危社稷

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為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宫内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近袁紹劉表各有國土土地非狹人衆非弱以適庶不分遂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芽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戒勑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

也大王宜上推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敬之節下當存抑驕恣荒亂以為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勑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勑轉導大王既不承用其言令懷憂怖華錡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陳導當納用之而聞怒錡有收縛之語又中書楊融親受詔勑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大

小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為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勑不行於藩臣邪此古今正義大王所照知也夫福來有由禍生有漸漸生不憂將不可悔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

惟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慺慺欲為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願蒙三思

周瑜上吳王牋 瑜疾困上攡此牋曰

瑜以凡才昔受討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榮任統御兵馬志執鞭弭自效戎行規定蜀國次取襄陽憑賴威靈謂若在握至以不謹道遇暴疾昨自醫療日加無損人生有死脩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公在北疆埸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

虎天下之事尚未知終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儻或可採瑜死不朽矣

周魴誘曹休牋其一　字子魚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敵所聞知者令譎挑魏大司馬揚州牧曹休魴答恐民帥小醜不足仗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七條以誘休

魴以千載徼幸得備州民遠隔江川敬恪未顯瞻望雲景天寔為之精誠微薄名位不昭雖懷焦渴曷緣見明

狐死首丘人情戀本而逼所制奉覲禮違每獨矯首西顧未嘗不寤寐勞歎展轉反側也今因隙穴之際得陳宿昔之志非神啓之豈能致此不勝翹企萬里託命謹遣親人董岑郤南等託叛奉牋時事變故列於別紙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光照遠民之趣永令歸命者有所戴賴

其二

魴遠在邊隅江汜分絶恩澤教化未蒙撫及而於山谷

之間遥陳所懷懼以大義未見信納夫物有感激計因變生古今同揆鲂仕東典郡始願已獲銘心立報永矣無貳豈圖頃者中被横讉禍在漏刻危於投卵進有離合去就之宜退有誣罔枉死之咎雖志行輕微存没一節顧非其所能不悵然敢縁古人因知所歸拳拳輸情陳露肝膈乞降春天之潤哀拯其急不復猜疑絶其委命事之宣泄受罪不測一則傷慈損計二則杜絶向化者心惟明使君遠覽前世矜而愍之留神所質速賜祕

報鲂當候望舉動事須響應

其三

鲂所代故太守廣陵王靖往者亦以郡民為變以見譴責靖勤自陳釋而終不解因立密計欲北歸命不幸事露誅及嬰孩鲂既目見靖事且觀東主一所非薄嬙不復厚雖或暫舍終見翦除今又令鲂領郡者是欲責後效必殺鲂之趣也雖尚視息憂惕焦灼未知軀命竟在何時人居世間猶白駒過隙而常抱危怖其可言乎惟

當陳愚重自披盡懼以卑賤未能采納顧明使君少垂詳察忖度其言今此郡民雖外名降首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欲復為亂為亂之日鲂命訖矣東主頃者潛部分諸將圖欲北進呂範孫韶等入淮全琮朱桓趨合肥諸葛瑾步騭朱然到襄陽陸議潘璋等討梅敷東主中營自掩石陽别遣從弟孫奐治安陸城修立邸閣輦貲運糧以為軍儲又命諸葛亮進指關西江邊諸將無復在者才留三千所兵守武昌耳若明使君以萬兵從皖

南首江諸紡便從此率厲吏民以為内應此方諸郡前後舉事垂成而敗者由無外援使其然耳若壯軍臨境傳檄屬城思詠之民誰不企踵願明使君上觀天時下察人事中參蓍龜則足昭往言之不虚也

其四

所遣董岑邵南少長家門親之信之有如兒子是以特令齊牋託叛為辭目語心計不宣脣齒骨月至親無有知者又已勑之到州當言往降欲壯叛來者得傳之也

舫建此計任之於天若其濟也則有生全之福避逅泄漏則受夷滅之禍常中夜仰天告誓星辰精誠之微豈能上感然事急孤窮惟天是訴耳遣使之日載生載死形存氣亡鬼爽恍惚私恐使君未深保明岑南二人可留其一以為後信一齊教還教還故當言悔叛還者東主有常科悔叛還者皆自原罪如是彼此俱塞永無端原縣命西望涕筆俱下

其五

鄱陽之民實多愚勁帥之赴役未即應人倡之為變聞
聲響抃今雖降首盤節未解山栖草藏亂心猶存而今
東主圖興大衆舉國悉出江邊空曠屯塢虛損惟有諸
刺姦耳若因是際而騷動此民一旦可得便會然要恃
外援表裏機牙不爾以往無所成也今使君若從皖道
進住江上魴當從南對岸歷口為應若未徑到江岸可
往百里上令此間民知北軍在彼即自善也此間民非
苦饑寒而甘兵寇苦於征討樂得北屬但窮困舉事不

時見應尋受其禍耳如使石陽及青徐諸軍首尾相銜牽綴往兵使不得速退者則善之善也魴生在江淮長於時事見其便利百舉百捷時不再來敢布腹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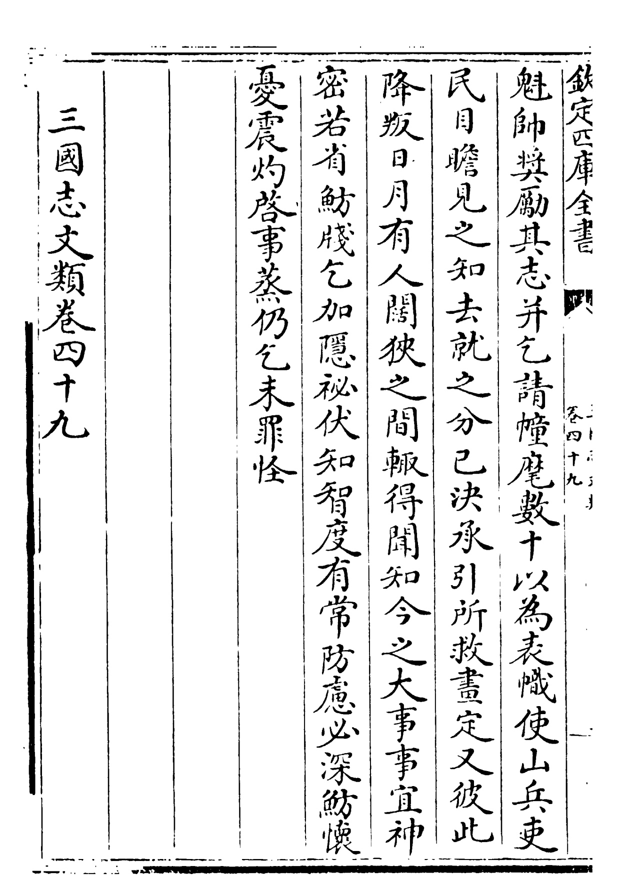
其六

東主致恨前者不拔石陽令此後舉大合新兵并使潜濬發夷民人數甚多聞豫設科條當以新羸兵置前好兵在後攻城之日云欲以羸兵填塹使即時破雖未能然是事大趣也私恐石陽城小不能久留往兵明使君

速垂救濟誠宜疾密王靖之變其釁不遠今 舫歸命非
復在天正在明使君耳若見救以往則功可必成如見
救不時則與靖等同禍前彭綺時聞旌麾在逢龍此郡
民大小歡喜並思立效若留一月日間事當大成恨去
電速東得增衆專力討綺綺始敗耳願使君深察此言

其七

今舉大事自非爵號無以勸之乞請將軍侯印各五十
紐郎將印百紐校尉都尉之印各二百紐得以假授諸



魁帥奬勵其志并乞請幢麾數十以爲表幟使山兵吏民目瞻見之知去就之分已決承引所救畫定又彼此降叛日月有人闊狹之間輙得聞知今之大事事宜神密若省魴牋乞加隱祕伏知智度有常防慮必深魴懷憂震灼啓事蒸仍乞未罪怪

三國志文類卷四十九

三國志文類卷五十

評

魏

陳壽評武帝

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視四州彊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内擥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

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畧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陳壽評文帝

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文强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陳壽評明帝

評曰明帝沉毅斷識任心而行葢有君人之至槩焉于

時百姓凋弊四海分崩不先聿脩顯祖闡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漢武宮館是營格之遠猷其殆疾乎

陳壽評三少帝

評曰古者以天下為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爽誅夷齊王替位高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葢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

肆自陷大禍陳留王恭己南面宰輔統政仰遵前式揖讓而禪遂饗封大國作賓于晉比之山陽班寵有加焉

孫盛評曹公哭袁紹墓時鄴定公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

昔者先王之為誅賞也將以懲惡勸善永彰鑒戒紹因世艱危遂懷逆謀上議神器下干國紀薦社汙宅古之制也而乃盡哀於逆臣之家加恩於饕餮之室為政之道於斯蹟矣夫匿怨友人前哲所恥脫驂舊館義無虛

涕苟道乖好絶何哭之有昔漢高失之於項氏魏武遵謬於此舉豈非百慮之一失也

孫盛評文帝時軍次於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於邑東及設伎樂百戲令曰先王皆樂其生禮不忘其本其復譙租稅於二年三老吏民上壽日夕而罷丙申親祠譙陵

昔者先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內節天性外施四海存盡其敬亡極其哀思慕諒闇寄政冢宰故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夫然故在三之義惇臣子之恩篤雍熙

之化隆經國之道固聖人之所以通天地厚人倫顯至孝敦風俗斯萬世不易之典百王服膺之制也是故喪禮素冠鄶人著庶見之譏宰予降朞仲尼發不仁之嘆子績忘戚君子以為樂禍魯侯易服春秋知其不終豈不以墜至痛之誠心喪哀樂之大節者哉故雖三季之末七雄之弊猶未有廢線斬於旬朔之間釋麻杖於反哭之日者也逮于漢文變易古制人道之紀一旦而廢縗素奪於至尊四海散其遏密義感闕於羣后大化墜

於君親雖心存貶約慮在經綸至於樹德垂聲崇化變俗固已道薄於當年風頹於百代矣且武王載主而牧野不陣晉襄墨縗而三帥為俘應務濟功服其焉害魏王既追漢制替其大禮處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居貽厥之始而墜王化之基及至受禪顯納二女忘其至恤以誣先聖之興天心喪矣將何以終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

孫盛評文帝斥后族時有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

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佐之任又不得橫授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

夫經國營治必憑俊喆之輔賢達令德必居參亂之任故雖周室之盛有婦人與焉然則坤道承天南面罔二三從之禮謂之至順至於號令自天子出奏事專行非古義也昔在申吕實匡有周苟以天下為心惟德是仗則親疏之授至公一也何至后族而必斥遠之哉二漢之季世王道陵遲故令外戚憑寵職為亂階於此自時

昏道喪運祚將移縱無王呂之難豈乏田趙之禍乎而後世觀其若此深懷酸毒之戒也至於魏文遂發一概之詔可謂有識之爽言非帝者之宏議

孫盛評明帝

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髪垂地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斷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已出而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顔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至

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孫盛評逆制廟號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為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授命為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為魏烈祖樂用章武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制

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皆於既沒然後著焉所以原始要終以示百世也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昔華樂以厚斂致譏周人以豫凶違禮魏之羣司於是乎失正

裴松之評魏氏

松之以為故魏氏配饗不及荀彧蓋以其末年異議又位非魏臣故也至於升程昱而遺郭嘉先鍾華而後荀攸則未詳厥趣也徐佗謀逆而許褚心動忠誠之至遠同於日磾且潼關之危非褚不濟褚之功烈有過典韋今祀韋而不及褚又所未達也

陳壽評董卓袁紹袁術劉表

評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殆未之有

也表銜奢淫放肆榮不終己自取之也袁紹劉表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表跨蹈漢南紹鷹揚河朔然皆外寛内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于後嗣顛蹙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於羽遠矣

孫盛評田豐沮授

盛曰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之故君貴審才

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霸王之業隆臣奉闇后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豈知紹將敗敗則已必死甘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於所事慮不存已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況豐與紹非純臣乎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

裴松之難陳氏評荀彧世之論者多譏彧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寔彧之由雖晚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既違義識亦疚焉陳氏此評蓋亦同乎世識

臣松之以為斯言之作誠未得其遠大者也彧豈不知

魏武之志氣非哀漢之貞臣哉良以于時王道既微横流已及雄豪虎視人懷異心不有撥亂之資仗順之畧則漢室之亡忽諸黔首之類殄矣夫欲翼贊時英一匡屯運非斯人之與而誰與哉是故經綸急病若救身首用能動于嶮中至于大亨蒼生蒙舟航之接劉宗延二紀之祚豈非荀生之本圖仁恕之遠致乎及至霸業既隆翦漢迹著然後亡身殉節以申素情全大正於當年布誠心於百代可謂任重道遠志行義立謂之未充其

殆誣歟

裴松之難荀賈同傳

臣松之以為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雲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則餘無所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魏氏如詡之儔其比幸多詡不編程郭之篇而與二荀並列失其類矣且攸詡之為人其猶夜光之與蒸燭乎其照雖均質則異焉今荀賈之評共同一稱尤失區別之宜也

陳壽評呂布張邈臧洪

評曰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竒之畧輕狡反覆唯利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漢光武謬於龎萌近魏太祖亦蔽於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信矣陳登臧洪並有雄氣壯節登降年夙隕功業未遂洪以兵弱敵彊烈志不立惜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三國志文類卷五十一至五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戴朝琛

三國志文類卷五十一

評

魏

陳壽評二公孫陶四張

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業以載凶祇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楊授首於臣下皆擁據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燕繡魯

舍羣謚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祀則於彼為愈焉

又評諸夏侯曹氏

評曰夏侯曹氏世為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尚眞等並以親舊肺腑貴重於時左右勲業咸有效勞爽德薄位尊沈溺淫溢此固大易所著道家所忌也玄以規格局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繾綣榮位如斯曾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又評荀彧荀攸賈詡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充其志也荀攸賈詡庶乎筭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與

又評袁張涼國田王邴管

評曰袁渙邴原張範躬履清路進退以道蓋是貢禹兩龔之匹涼茂國淵亦其次也張承名行亞範可謂能弟矣田疇抗節王脩忠貞足以矯俗管寧淵雅高尚確然不拔張臶胡昭闔門守靜不營當世故并録焉

又評徐奕何夔邢顒毛玠司馬芝崔琰鮑勛

評曰徐奕何夔邢顒貴尚峻厲為世名人毛玠清公素履司馬芝忠亮不傾庶乎不吐剛茹柔崔琰高格最優鮑勛秉正無虧而皆不免其身惜哉大雅貴既明且哲虞書尚直而能溫自非兼才疇克備諸

又評鍾繇華歆王朗

評曰鍾繇開達理幹華歆清純德素王朗文博富贍誠皆一時之俊偉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王肅亮

直多聞能析薪哉劉寔以為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孫盛評華歆

評曰盛聞慶賞威刑必宗於主權宜宥恕出自人君子路私饋仲尼毀其食器田氏盜施春秋著以為譏斯褒貶之成言已然之顯義也孥戮之家國刑所肅受賜之室乾施所加若在哀矜理無偏宥歆居股肱之任同元

首之重則當公言皇朝以彰天潭而默受嘉賜獨為君子既犯作福之燻又違必去之義可謂匹夫之仁蹈道則未也

又評合淝戰守

評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出征推轂委權或犄角之形或憑犄角之勢羣帥不和則棄師之道也至於合淝之守縣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必懷貪墮以致命之

兵擊貪墮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圓參以同異為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夫

裴松之評蔣濟議郊祀

評曰臣松之案蔣濟立郊議稱曹騰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魏書述曹氏胤緒亦如之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之後故陳思王作武帝誄曰於穆武王胄稷胤周此其不同者也及至景初明帝從高堂隆議謂魏為舜

後後魏爲禪晉文稱昔我皇祖有虞則其異彌甚尋濟
難隆及與尚書繆襲往反並有理據文多不載濟亦未
能定氏族所出但謂魏非舜後而横祀非族降黜太祖
不配正天皆爲繆妄然于時竟莫能正濟又難鄭玄注
祭法云有虞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已下
稍用其姓氏濟曰夫蚪龍神於獺獺自祭其先不祭蚪
龍也騏驎白虎仁於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騏虎也如玄
之說有虞已上豺獺之不若邪臣以爲祭法所云見疑

學者久矣鄭玄不考正其違而就通其義濟豺獺之譬雖似俳諧然其義旨有可求焉

陳壽評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劉放孫資

評曰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才筴謀畧世之奇士雖清治德業殊於荀攸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劉放文翰孫資勤愼並管喉舌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譏訧之聲每過其實矣

又評劉馥司馬朗梁習張既温恢賈逵

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已太祖創基迄終魏業此皆其流稱譽有名實者也咸精達事機威恩兼著故能肅齊萬里見述于後也

又評任蘇杜鄭倉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太祖闢土殖穀倉庾盈溢庸績致矣蘇則威以平亂既政事之良又矯矯剛直風烈足稱杜畿寛猛克濟惠以康民鄭渾倉慈恤理有方抑

皆魏代之名守乎恕屢陳時政經綸治體蓋有可觀焉

又評張樂于張徐

評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為先于禁最號毅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為稱樂進以驍果顯名而鑒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遼徐晃之備詳也

又評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閻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義忘私隙美矣李通臧霸文聘呂

虔鎮衛州郡並著威惠許褚典韋折衝左右抑亦漢之樊噲也龐德授命叱敵有周苛之節龐淯不憚伏劒而誠感鄰國閻温向城大呼齊解路之烈焉

又評任城陳思蕭王

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豔足以自通後葉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攜隙傳曰楚則失之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其此之謂歟

又評魏氏王公

評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義廢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

孫盛評魏氏封建

評曰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穆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侔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陋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既微六合未一而

彫剪枝幹委權異族勢同瘣木危若巢幕不祀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六代興亡曹冏論之詳矣

陳壽評王粲衛覬劉廙劉劭傅嘏

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粲特處常伯之官興一代之制然其沖虛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衛覬亦以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劉劭該覽學籍文質周洽劉廙

以清鑒著傳蝦用才達顯云

又評桓階陳羣陳泰陳矯徐宣衛臻盧毓

評曰桓階識覩成敗才周當世陳羣動仗名義有清流雅望泰宏濟簡至允克堂構矣魏世事統臺閣重内輕外故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陳徐衛盧久居斯位矯宣剛斷骨鯁臻毓規鑒清理咸不忝厥職云

又評和洽常林楊俊杜襲趙儼裴潛

評曰和洽清和幹理常林素業純固楊俊人倫行義杜

襲温粹識統趙儼剛毅有度裴潛平恒貞幹皆一世之美士也至於能不繫心於三司以大夫告老美矣哉

又評韓曁崔林高柔孫禮王觀

評曰韓曁處以静居行化出以任職流稱崔林簡樸知能高柔明於法理孫禮剛斷伉厲王觀清勁貞白咸克致公輔及曁年過八十起家就列柔保官二十年元老終位比之徐邈常林於兹為疚矣

三國志文類卷五十一

三國志文類卷五十二

評

蜀

陳壽評先主

評曰先主之宏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

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已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又評後主

評曰後主任賢相則為循理之君惑閹豎則為昏闇之后傳曰素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禮國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則革稱建興考之古義體理為違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然經載十二而

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沒後兹制漸虧優劣著矣

又評諸葛亮

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内咸畏而愛之刑政

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又評關張馬黄趙

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顔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馬超阻戎負勇以覆其族惜哉能因窮致泰不猶愈乎黄忠趙雲彊摯壯猛並作爪

牙其灌滕之徒歟

又評龐統法正

評曰龐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于時荆楚謂之高俊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算然不以德素稱也儗之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儔儷邪

又評許靖麋竺孫乾簡雍伊籍秦宓

評曰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為稱又以人物為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蔣濟以為大較廊廟器也麋竺孫

乾簡雍伊籍皆雍容風議見禮於世秦宓始慕肥遯之高而無若愚之實然專對有餘文藻壯美可謂一時之才士矣

又評董劉馬秦董呂

評曰董和蹈羔羊之素劉巴履清尚之節馬良貞實稱為令士陳震忠恪老而益篤董允匡主義形於色皆蜀臣之良矣呂乂臨郡則垂稱處朝則被損亦黄薛之流亞矣

陳壽評劉封彭羕廖立李嚴劉琰魏延楊儀

評曰劉封處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衛彭羕廖立以才拔進李嚴以幹局達魏延以勇略任楊儀以當官顯劉琰舊仕並咸貴重覽其舉措迹其規矩招禍取咎無不自己也

又評霍峻王連向朗張裔楊洪費詩

評曰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節不移向朗好學不倦張裔膚敏應機楊洪乃心忠公費詩率意而言皆有可紀

焉以先主之廣濟諸葛之準繩詩吐直言猶用陵遲況
庸后乎哉

又評杜微周羣杜瓊許慈孟光來敏尹默李譔
譙周郤正

評曰杜微脩身隱靜不役當世庶幾夷皓之槩周羣占
天有徵杜瓊沈默慎密諸生之純也許孟來李博涉多
聞尹默精於左氏雖不以德業為稱信皆一時之學士
譙周辭理淵通為世碩儒有董楊之規郤正文辭粲爛

有張蔡之風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二子處晉事少在
蜀事多故著于篇

又評黄權李恢呂凱馬忠王平張嶷

評曰黄權宏雅思量李恢公亮志業呂凱守節不回馬
忠擾而能毅王平忠勇而嚴整張嶷誠斷明果咸以所
長顯名發迹遇其時也

又評蔣琬費禕姜維

評曰蔣琬方正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

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翫衆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況於區區蕞爾而可屢擾乎哉

又評鄧芝張翼宗預楊戲

評曰鄧芝堅貞簡亮臨官忘家張翼亢姜維之銳宗預禦孫權之嚴咸有可稱楊戲商略意在不羣然智度有短殆罹世難云

楊戲贊季漢君臣

皇宗遺植爰流八方別自中山靈精是鍾順期挺生傑起龍驤始于燕代伯豫君荆吳越憑賴望風請盟挾巴跨蜀庸漢以并乾坤復秩宗祀惟寧躡基履迹播德芳聲華夏思美西伯其音開慶來世歷載攸興

右贊昭烈皇帝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真受遺阿衡整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其身誕靜

邦內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恨於未夷

右贊諸葛丞相

司徒清風是咨是臧識愛人倫孔音鏘鏘

右贊許司徒

關張赳赳出身匡世扶翼攜上雄壯虎烈藩屏左右翻飛電發濟于艱難贊主洪業侔迹韓耿齊聲雙德交代無禮並致姦慝悼惟輕慮隕身匡國

右贊關雲長張益德

驃騎奮起連横合從首事三秦保據河潼宗計於朝或異或同敵以乘釁家破軍亡乖道反德託鳳攀龍

右贊馬孟起

翼侯良謀料世興衰委質于主是訓是諮暫思經筭覩事知機

右贊法孝直

軍師美至雅氣曄曄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宗亡身報德

右贊龎士元

將軍敦壯摧鋒登難立功立事于時之幹

右贊黃漢升

孫盛降魏評

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況稱天子而可辱於人乎周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要冀微榮惑矣且以事勢言之理有未盡何者禪雖庸主實無桀紂之酷戰雖屢北未有土崩之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

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彊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絶巘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收舟檝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呉之三師承命電赴何投寄之無所而慮於必亡耶魏師之來褰國大舉欲追則舟檝靡資欲留則師老多虞且屈申有會情勢代起徐因思奮之民以攻驕惰之卒此越王所以敗闔閭田單所以摧騎劫者也何為怱怱遽自囚虜下堅壁於敵

人致斫石之至恨哉葛生有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為之下壯哉忠武所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觀古燕齊荆越之敗或國覆主滅或魚縣鳥竄終能建功立事康復社稷豈曰天助抑亦人謀也向使懷尚存之計納譙周之言何邦基之能構令名之可獲哉禪既闇主周實駑臣方之申胥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

三國志文類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三國志文類卷五十三

評

吳

陳壽評孫堅孫策

評曰孫堅勇摯剛毅孤微發迹導温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壯之烈策英氣傑濟猛鋭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然皆輕佻果躁隕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

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

又評吳主

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于讒說殄行胤嗣廢斃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又評三嗣主

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替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休以舊愛宿恩任用興布不能拔進良才改絃易張雖志善好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義薄矣晧之淫刑所濫隕斃流黜者蓋不可勝數是以羣下人人惴恐皆日月以冀朝不謀夕其熒惑巫祝交致祥瑞以為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猶或矢誓衆臣予違女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況晧凶頑肆行殘暴忠諫者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淫極侈宜腰首分離

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曠蕩之恩過厚之澤也哉

孫盛評孫堅孫策

孫氏兄弟皆明畧絶羣創基立事策之由也且臨終之日顧命委權夫意氣之間猶有刎頸況天倫之篤愛豪達之英鑒豈吝名號於既往違本情之至實哉抑將遠思虛盈之數而慎其名器者乎夫正本定名為國之大防杜絶疑貳消釁之良謨是故魯隱矜義終致羽父之

禍宋宣懷仁卒有殤公之哀皆心存小善而不達經綸
之圖求譽當年而不思貽厥之謀可謂輕千乘之國蹈
道則未也孫氏因擾攘之際得奮其從横之志業非積
德之基邦無磐石之固勢一則祿祚可終情乖則禍亂
歷起安可不防微於未兆慮難於將來壯哉策為首事
之君有呉開國之主將相在列皆其舊也而嗣子弱劣
析薪弗荷奉之則魯桓田氏之難作崇之則與夷子馮
之禍興是以正名定本使貴賤殊邈然後國無陵肆之

責後嗣罔猜忌之嫌羣情絕異端之論不逞杜覬覦之心於情雖違於事雖儉至於括囊遠圖永保維城可謂為之于其未有治之于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又評三嗣主

夫古之立君所以司牧羣黎故必仰協乾坤覆燾萬物若乃淫虐是縱酷被羣生則天人殛之勦絕其祚奪其南面之尊加其獨夫之戮是故湯武抗鉞不犯不順之譏漢高奮劍而無失節之議何者誠四海之酷讎而人

神之所擯故也况晧罪為逋寇虐過辛癸梟首素旗猶不足以謝寃魂洿室荐社未足以紀暴迹而乃優以顯命寵錫仍加豈龔行天罰伐罪弔民之義乎是以知僭逆之不懲而凶酷之莫戒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聊譖猶然矧譖虐乎且神旗電埽兵臨僞窟理窮勢迫然後請命不赦之罪既彰三驅之義又塞極之權道亦無取焉

陳壽評劉繇太史慈士燮

評曰劉繇藻厲名行好尚臧否至於擾攘之時據萬里之土非其長也太史慈信義篤烈有古人之分士燮作守南越優游終世至子不慎自貽凶咎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阻險使之然也

又評張昭顧雍諸葛瑾步隲

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勲克舉忠謇方直動不為已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閭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雍依仗素業而

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諸葛瑾步騭並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張承顧邵虛心長者好尚人物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詳録焉譚獻納在公有忠貞之節休承脩志咸庶為善愛惡相攻流播南裔哀哉

又評張紘嚴畯程秉闞澤薛綜

評曰張紘文理意正為世令器孫策待之亞於張昭誠有以也嚴程闞生一時儒林也至畯辭榮濟舊不亦長者乎薛綜學識規納為吳良臣及瑩纂蹈允有先風然

於㬥酷之朝屢登顯列君子殆諸

又評周瑜魯肅吕蒙

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掃羣桀新盪荆城仗威東夏于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衆人之表實奇才也吕蒙勇而有謀斷識軍計譎郝普禽關羽最其妙者初雖輕果妄殺終於克巳有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乎孫權之論優劣允當故載録焉

又評程普凌統潘璋等

評曰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孫氏之所厚待也以潘璋之不脩權能忘過記功其保據東南宜哉陳表將家支庶而與冑子名人比翼齊衡拔萃出類不亦美乎

又評朱治朱然呂範朱桓

評曰朱治呂範以舊臣任用朱然朱桓以勇烈著聞呂據朱異施績咸有將領之才克紹堂構若範桓之越隘得以吉終至於據異無此之尤而反罹殃者所遇之時殊也

又評虞翻陸績張温駱統陸瑁吾粲朱據

評曰虞翻古之狂直固難免乎末世然權不能容非曠宇也陸績之於揚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嚴周矣以瑚璉之器而作守南越不亦賊夫人歟張温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備用致艱患駱統抗明大義辭切理至值權方閉不開陸瑁篤義規諫君子有稱焉吾粲朱據遭罹屯蹇以正喪身悲夫

又評陸遜

評曰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威名未著摧而克之罔不如志予既奇遜之謀略又歎權之識才所以濟大事也及遜忠誠懇至憂國亡身庶幾社稷之臣矣抗貞亮籌幹咸有父風奕世載美具體而微可謂克構者哉

又評吳主五子

評曰孫登居心所存足為茂美之德慮和並有好善之姿規自砥礪或短命早終或不得其死哀哉霸以庶干

適奮不遵軌度固取危亡之道也然奮之誅夷橫遇飛禍矣

又評呂岱周魴鍾離牧全綜

評曰山越好為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卑辭魏氏凡此諸臣皆克寧内難綏靜邦域者也呂岱清恪在公周魴譎略多奇鍾離牧蹈長者之規全琮有當世之才貴重於時然不檢奸子獲譏毀名云

又評潘濬陸凱陸胤

評曰潘濬公清割斷陸凱忠壯質直皆節槩梗梗有大丈夫格業胥身潔事濟著稱南土可謂良牧矣

又評是儀徐詳胡綜

評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興事業者也儀清恪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譬之廣厦其榱椽之佐乎

又評諸葛滕二孫濮陽

評曰諸葛恪才氣幹略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無觀

況在於恪矜已陵人能無敗乎若躬行所與陸遜及弟融之書則悔吝不至何尤禍之有哉滕胤厲脩士操遵蹈規矩而孫峻之時猶保其貴必危之理也峻綝凶豎盈溢固無足論者濮陽興身居宰輔慮不經國協張布之邪納萬彧之說誅夷其宜矣

又評王樓賀韋華

評曰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宏博多通樓玄清白節操才理條暢賀邵厲志高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

見羣籍有記述之才胡沖以為玄部耆一時清妙略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當次之華覈文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誥不及也予觀覈數獻良規期於自盡庶幾忠臣矣然此數子處無妄之世而有名位强死其理得免為幸耳

三國志文類卷五十三

三國志文類卷五十四

檄

魏

明帝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

劉備背恩自竄巴蜀諸葛亮棄父母之國阿殘賊之黨神人被毒惡積身滅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内貪專擅之實劉升之兄弟守空城而已亮又侮易益土虐用其民

是以利狼岩渠高定青羌莫不瓦解為亮仇敵而亮反裘負薪裹盡毛殫刖趾適屨刻肌傷骨反更稱說自以為能行兵於井底游步於牛蹄自朕即位三邊無事猶哀憐天下數遭兵革且欲養四海之耆老長後生之孤幼先移風於禮樂次講武於農隙而置亮畫外未以為虞而亮懷李熊愚勇之志不思荆邯度德之戒驅略利民盜利祁山王師方振膽破氣奪馬謖高祥望旗奔敗虎臣逐北蹈尸涉血亮也小子震驚朕師猛鋭踊躍咸

思長驅朕惟率土莫非王臣師之所處荆棘生焉不欲使千室之邑忠信貞良與夫淫昏之黨同受塗炭故先開示以昭國誠勉思變化無滯亂邦巴蜀將吏士民諸為亮所刼迫公卿已下皆聽束手

袁紹檄州郡文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已終有望夷之禍汙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産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

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夷逆亂尊立
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
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
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
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令
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昔統鷹揚埽夷凶逆續遇
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戈發命東夏方收羅英雄
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

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衂數喪師徒幕府

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兖州刺史被

以虎文授以偏師奬蹴威柄兾獲秦師一克之報而操

遂乘資跋扈肆行酷裂割剥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

守邊讓英才俊逸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

被梟縣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

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吕布彷

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唯强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

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破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徳於兖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後會鑾駕東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脅遷省禁卑侮王宫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蒙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寮鉗口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

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三司享國極位操因睚眦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具至觸情放慝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權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而操率將校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屍略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殄國虐民毒流人鬼加其

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繒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掛網羅
動足蹈機陷是以兖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
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為甚幕
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
野心潛苞禍謀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除滅中正專
為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强禦桀逆拒圍一年
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托助王師以相掩襲故引兵
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

縮厥圖不果乇據敖倉阻河為固乃欲以螳蜋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黄育獲之才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太軍汎黄河以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而沃熛炭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紀弛絶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宫闕外稱陪衛内肆拘執懼其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

也可不勖哉

右陳琳辭

蜀

陳震移吳闗侯文 孫權稱尊號陳震為衛尉賀權踐阼震入吳界移闗候曰

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下響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敘好踐界踊躍入則如

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啟告使行人睦

馬即日張旍誥衆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

有違幸必斟誨示其所宜

呂凱答雍闓檄呂凱永昌不韋人也仕郡爲五官掾功曹時雍闓降吳爲永昌太守永昌在益州郡之西道路壅塞與蜀隔絶而郡太守改易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闓闓移檄永昌稱説云云凱答檄曰

天降喪亂奸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

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

以為當躬聚黨衆率先啟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呉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内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氷泮將何所依附裘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寳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

贊季興與衆無忌録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況臣於非主誰肯歸之耶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察焉

吳

盟文 權踐位權乃三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造為盟曰

天降喪亂皇綱失叙逆臣承舋刼奪國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窮凶極惡以覆四海至令九州幅裂普天無統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遺醜荐作姦回偷取天位而叡么麼尋丕凶蹟阻兵盜土未伏厥誅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在夫討惡翦暴必聲其罪宜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伐衛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義也且古建大事

必先盟誓故周禮有司盟之官尚書有告誓之文漢之與吳雖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國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歃加書副之天府天高聽下靈威棐諶司慎司盟羣臣羣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卹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

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信言不豔實居于好有渝此盟創禍先亂違貳不協慆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

胡綜僞作降文三條孫權下都建業詳綜並為侍中進封鄉侯兼左右領軍時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頗見猜疑綜乃僞為質作降文三條其一曰

天綱弛絕四海分崩羣生憔悴士人播越兵寇所加邑無居民風塵煙火往往而處自三代以來大亂之極未

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處時無方繫於土壤不能飜

飛遂為曹氏執事戎役遠處河朔天衢隔絶雖望風慕

義思託大命媿無因縁得展其志每往来者竊聽風化

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日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敷

演皇極流化萬里自江以南户受覆燾英雄俊傑上達

之士莫不心歌腹詠樂在歸附者也今年六月末奉聞

吉日龍興踐阼恢宏大繇整理天綱將使遺民覩見定

主昔武王伐殷殷民倒戈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

日未足以喻臣質不勝昊天至願謹遣所親同郡黄定恭行奉表及託降叛間關求達其欲所陳載列于左

其二

昔伊尹去夏入商陳平委楚歸漢書功竹帛遺名後世世主不謂之背誕者以為知天命也臣昔為曹氏所見交接外託君臣内如骨肉恩義綢繆有合無離遂受偏方之任摠河北之軍當此之時志望高大永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後嗣

繼立幼沖統政讒言彌興同儕者以勢相害異趣者得間其言而臣受性簡略素不下人視彼數子意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為邪議所見構會招致猜疑誣臣欲叛雖識真者保明其心世亂讒勝餘嫌猶在常懼一旦横受無辜憂心孔疚如履冰炭昔樂毅為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即位疑奪其任遂去燕之趙休烈不虧彼豈欲二三其德葢畏功名不建而懼禍之將及也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為名託叛南詣宣達密計時以倉卒未

敢便有章表使光口傳而已以為天下大歸可見天意所在非吳復誰此方之民思為臣妾延頸舉踵惟恐兵來之遲耳若使聖恩少加信納當以河北承望王師擬心赤實天日是鑒而光去經年不聞咳唾未審此意竟得達不瞻望長歎日月以幾曾望高子何足以喻又臣今日見待稍薄蒼蠅之聲緜緜不絶必受此禍遲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必以臣質貧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謂光所傳多虛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

息不知臣質構讒見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質若有罪之日自當奔赴鼎鑊束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日無罪横見譖毁將有商鞅白起之禍尋惟事勢去亦宜也死而弗義不去何為樂毅之出吳起之走君子傷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願陛下推古况今不疑怪於臣質也又念人臣獲罪當如伍員奉己自效不當徼幸因事為利然今與古厥勢不同南北悠遠江湖隔絶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忘志士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

又以曹氏之嗣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將專威於外各自為政莫或同心士卒衰耗帑藏空虛綱紀毀廢上下並昏想前後數得降叛具聞此問無弱攻昧宜應天時此實陛下進取之秋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內兵淮泗據有下邳荆揚二州聞聲響應臣從河北席卷而南形勢一連根牙永固關西之兵繫於所衛青徐二州不敢徹守許洛餘兵衆不滿萬誰能來東與陛下爭者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計乎及

臣所在既自多馬加諸羌胡常以三四月中美草時驅馬來出隱度今者可得三千餘匹陛下出軍當投此時多將騎士來就馬耳此皆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不能相究虛實今此間實賫羸易可克定陛下舉動應者必多上定洪業使普天一統下令臣質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天也願陛下思之不復多陳

其三

昔許子遠舍袁就曹規畫計校應見納受遂破袁軍以

定曹業向使曹氏不信子遠懷疑猶豫不決於心則今天下袁氏有也願陛下思之間閒界上將閻浮趙揖欲歸大化唱和不速以取破亡今臣款款遠授其命若復懷疑不時舉動令臣孤絶受此厚禍即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不敢復託命陛下矣願陛下思之皇天后土實聞其言

欽定四庫全書

三國志文類卷五十五

序

魏

文帝自叙

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鴆后盪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

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彊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兖豫之師戰於滎陽河内之甲軍於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滅會黄巾盛於海岱山寇暴於并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煙而奔城郭覩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時余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

反亡兄孝廉子脩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
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於中平之季長於戎旅
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
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
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
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於鄴西終日手獲麞鹿
九雉兎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
見余談論之末彧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

事未覩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或者笑曰乃爾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或拊手曰善余又學擊劔閲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為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勲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

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劒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
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芋蔗便
以為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
為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
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偽深進展果尋前余却
腳鄛正截其顙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
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
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曉持

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為坐鐵室鑲楯為蔽木户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為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曰若逢敏於狹路直決耳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碁略盡其巧少為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

家之言靡不畢覽博物志曰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角撇棊

少帝自叙始生禎祥

昔帝王之生或有禎祥蓋所以彰顯神異也惟予小子支胄末流謬為靈祇之所相祐也豈敢自比於前喆聊記録以示後世焉其辭曰惟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二十五日乙未直成予生于時也天氣清明日月暉光爰有黄氣烟熅於堂照曜室宅其色煌煌相而論之曰未

者為上魏之行也厥日直成應嘉名也烟熅之氣神之精也無災無害蒙神靈也齊王不弔顛覆厥度羣公受予紹繼皇祚以眇眇之身質性頑固未能涉道而遵大路臨深履冰涕泗憂懼古人有云懼則不亡伊予小子曷敢怠荒庶不忝辱永奉烝嘗

衛恒撰四體書勢序

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絶矣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

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法太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敬侯謂覬也其序篆書曰秦時李斯號為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為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

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云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簡理不如淳也其序錄隸書已略見武紀又曰師宜官為大字邯鄲淳為小字梁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其序草書曰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復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結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

筆必為楷則號忽忽不暇草寸紙不見遺至今世人尤寶之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頴梁孔達田彦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

祝文

魏

祀橋玄文 曹公軍至浚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太牢祀橋玄文曰

故太尉橋公誕敷明德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

靈幽體翳邈哉睎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
姿為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
顏淵李生之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
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
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
好胡肯為此辭乎匪謂靈忿能詒己疾懷舊惟顧念之
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
奠公其尚饗

蜀

即位告天文

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為社稷墮廢備宜脩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惟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

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
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
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脩燔瘞告類于天
神惟神饗祚于漢家永綏四海

吳

即位告天文

皇帝臣權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漢享國二十有
四世歷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氣數終祿祚運盡普天弛

絶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奪神器丕子叡繼世作慝淫名亂制權生於東南遭值期運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辭行罰舉足為民羣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咸以為天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絶祀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休徵嘉瑞前後雜沓歷數在躬不得不受權畏天命不敢不從謹擇元日登壇燎祭即皇帝位惟爾有神饗之左右有吳永終天祿

三國志文類卷五十五